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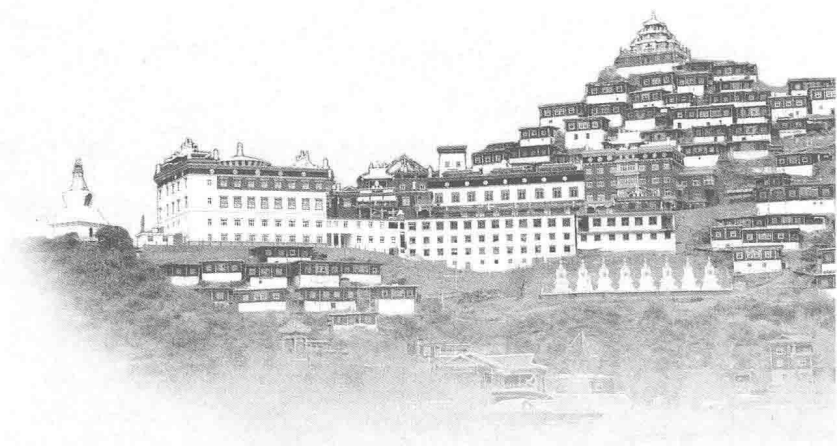
ZHONGGUO ZANGZU WENHUA
JIAQYU FAZHAN SHILUE



中国藏族文化教育发展史略

孟作亭 孟福来 编著

民族出版社



中国藏族文化教育发展史略

孟作亭 孟福来 编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藏族文化教育发展史略/孟作亭, 孟福来编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105 - 12010 - 9

I. ①中… II. ①孟… ②孟…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教育史—
中国 IV. ①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3073 号

中国藏族文化教育发展史略

著 者: 孟作亭 孟福来

策划编辑: 张义军

责任编辑: 张义军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e56.com.cn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57 千字

印 张: 23.25

定 价: 45.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105 - 12010 - 9/G · 1819 (汉 856)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投稿热线: 010 - 58130111;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自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藏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西藏和其他藏族聚集区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份宝贵财富。勤劳、勇敢、智慧的藏族人民的文化教育史也是中华文化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教育，具有优良的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

长久以来，人们对藏族文化教育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有些人认为，“藏族传统文化非宗教莫属”，“藏民族是全民族信教”，“藏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就是藏传佛教”，“旧西藏的文化教育舍寺院无学校，舍宗教便无教育”等等。这些观点，表面看来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推敲就显得十分片面甚至是错误的。其中的部分观点对藏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史实缺乏必要的尊重，如果任由这些观点自由泛滥，其后果将十分严重。

鉴于此，孟作亭和孟福来合作编著了《中国藏族文化教育发展史略》一书。

孟作亭，196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原语文系藏语文专业。在校学习和工作期间，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与宗教理论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参阅过藏、汉等多种版本的藏族文化教育史志。1962年8月至1987年7月间，曾十多次赴藏，在西藏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市下属的十多个县学习、生活、工作，与农牧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其间还经常深入藏族聚集区招生和进行

教育考察。亲身经历过西藏“三大教育”。曾多次参观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及西藏各大寺院，现场目睹了辩经、考格西等宗教活动，也曾多次参观西藏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展览馆，还同“哭主”^①进行过对话。

1988年，应国家民委《民族华侨教育辞典》主编卢书勤邀请，孟作亭出任编审组负责人，主要负责组织联络工作，并撰写了部分藏族教育词条。1993年，应中央教科所邀请参加国家八五重点规划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教育通史》，出任编委委员，并亲自撰写了《中国藏族教育史》，该套丛书荣获教育部第二届教育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应山东画报社邀请编写出版《可爱的家园——新西藏》通俗读本，该书简要介绍了西藏文化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对诸多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景区景点作出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为国内外游客参观游览西藏提供参考。同年，为《藏族大辞典》写过部分藏族历史文化教育及相关名人的词条。2000年，与刘洪纪先生合作，翻译整理的《格萨尔谚语选集》入选大百科全书《谚语·西藏卷》。

孟福来，1983年大学毕业后自愿赴藏工作达10余年，现任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至今在民族教育战线上已经工作了28年。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历史有一定的研究，尤其是对西藏现代基础教育状况比较熟悉。

我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多年的积累，共同编写了这部旨在全面真实地还原藏族文化教育发展历史原貌的专著。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同时献给中央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本书初稿完成于2002年，虽经反复修改，但部分数据仍显陈旧，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孟作亭

2011年5月于北京

^① 旧西藏因遭遇酷刑而致残，现场哭诉其悲惨遭遇的农奴。

目 录

第一章 藏族先民的史前文化教育	1
第一节 藏族先民原始社会的文化教育	3
第二节 藏族先民氏族社会时期的文化教育	5
第三节 原始社会瓦解至松赞干布以前的吐蕃教育	17
第四节 结论、启示与思考	22
第二章 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族文化教育	24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24
第二节 松赞干布开拓创新的文化教育政策	26
第三节 继往开来, 开拓吐蕃文化教育新局面	40
第四节 墀祖德赞加强寺院宗教学习制度	52
第五节 吐蕃王朝时期文化教育特征与启示	53
第三章 封建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化教育	62
第一节 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62
第二节 宋代藏区的蕃学文化教育及影响	65
第三节 积极开展国外留学教育, 广拓人才引进渠道	67
第四节 藏传佛教讲经院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69
第五节 社会学科的百家争鸣与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73
第六节 封建割据时期的藏族科技教育	76
第七节 文化教育成就和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78

第四章 元朝时期的藏族文化教育	100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100
第二节 元朝的文化教育政策	103
第三节 中央官学和各藏区的学校教育	106
第五章 明朝时期的藏族文化教育	112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112
第二节 明朝对藏区的民族文化教育政策	116
第三节 明代藏族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和途径	117
第四节 小结和分析	126
第六章 清朝前期的藏族文化教育	132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132
第二节 清朝前期的文教政策和教育制度	133
第三节 清朝前期藏族文化教育的发展	134
第七章 藏族近代文化教育史要(1840—1919年5月4日)	148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148
第二节 文化教育政策和制度的革新	149
第三节 甘、青、川、滇藏区的近代教育	153
第四节 近代藏区教育机构和法规制度的演进	155
第五节 《国王修身论》格言诗思想体系分析	159
第八章 藏族现代文化教育史略(1919年5月—1949年9月)	164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164
第二节 中华民国初期的藏族教育	169
第三节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藏族教育发展中的波折	172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藏族文化教育 (1927—1949年9月)	173

第五节	现代藏族教育的若干举措	191
第六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藏族人民民主教育	204
第九章	新中国藏族人民现代科学教育在开拓创新中飞跃	211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和根本转折	211
第二节	文化教育性质的根本变革与新方针 政策的制定和发展	218
第三节	藏族人民文化教育发展的伟大历程和 历史性成就	243
第四节	藏族人民科学文化教育的基本经验	349

第一章

藏族先民的史前文化教育

藏族先民，祖籍是辽阔的吐蕃大地。他们从远古时代就生活、劳动和繁衍在这片辽阔而美丽的土地上。据考古学家考证，这片神奇的世界屋脊，原来是一片海洋，由于地壳运动而突起，形成了今天的青藏高原。1997年《民族画报》第二期刊登题为《喜马拉雅探秘》的文章，该文指出：“笔者在喜马拉雅南部采集的螺化石，经地质学家测定证明，在距今1000万年前的第三世纪晚期，喜马拉雅地区河流纵横，气候温暖，植物茂盛，是一片兴旺的自然景象。喜马拉雅山中，有大量的瀑布存在，至今仍在不止息地有地壳的活动，说明喜马拉雅山仍然在不断上升中。证明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喜马拉雅山山脉，地球上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有中国大陆上出露最高最新的海相层位、发育完整的岩浆弧、蛇绿岩套、弧前盆地等。据地质学家考察研究，发现蛇绿岩套同现代海洋底部的岩石，几乎完全一样。它证明，在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地区，是分隔欧亚大陆与印度大陆的一片汪洋大海，属于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名叫特提斯海。”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在唐古拉山脉以南至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广阔区域内，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和在西藏林芝县、墨脱县、拉萨市北郊曲贡村、山南乃东县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充分证明，在西藏高原的很多地区自古就有人类生存，至少在5万年前，藏族的祖先们就已经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昌都卡若文化遗址，证明在4000年前生活在那里的藏族先民，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

据本教史记载，传说中的本教祖师辛饶米沃，晚年生活在古代象雄的“十八王”时期。

当时的象雄是由18个部落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构成象雄的势力范围。根据本教口耳传承的世系说法，辛饶米沃传法于央达。传至第二十五代上师杰钦昂意罗布生活的年代，与象雄王列木夏的年代相近。象雄王列木夏同吐蕃王松赞干布为同时代人。

象雄本教祖师辛饶米沃与孔子、释迦牟尼为同时代人。在辛饶米沃执教时期，本教已由笃本伽本（黑教）发展到觉本（白教），即系统化的雍仲本教阶段。辛饶米沃实际上并不是原始本教的初创者，他只是将原始本教发展成雍仲本教。以前仅靠口耳相传，原始本教发展成系统化雍仲本教，象雄地区出现过文字——象雄文。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象雄文源自于象雄的“玛尔文”，是现在藏文草书的原形文字。据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藏医针灸法》记载：“以上械治文书连王库中也没有，是集一切疗法之大成，加之吸收了象雄深奥的疗法写成。”据本教文献记载，辛饶米沃有8个儿子，栖布赤西被认为是医学始祖。在藏医药中，至今仍保留着“橄榄”、“苦参”等象雄的词汇。特别令人惊异的是，藏医的针灸方法和主治内容，与汉地中医的针灸有诸多相似之处。

古象雄的历史文明，可能早于正統的雅砻文明。本教始源于古代象雄的早期文化，是以本教为主体，医巫结合的文化体系。藏族正統史学家以雅砻历史为正統，称玉妥·云丹贡布为藏医始祖，此种观点恐有不妥，称其为藏医药圣人更好些，而将栖布赤西称为藏医药始祖，更为恰当。

杜齐教授说过，在吐蕃帝国建立之前象雄是一个大国（或称为部落联盟），象雄与印度以喜马拉雅交界，可能控制过拉达克，向西伸延至巴提尔斯坦（即巴基斯坦）及和阗，把势力扩展到羌塘高原，包括西藏的西部、北部和东部广大地区。

据吐蕃史研究专家介绍：在公元5世纪前后，吐蕃已进入到奴隶社会。当时藏族先民聚居区内，存在象雄和雅隆两大部落联盟，是列强争雄的分裂局面，语言和文化都没有统一。因此，还不能称其为民

族。学者一般认为，藏族原始社会，指自远古人类到吐蕃松赞干布以前的漫长社会。而我们认为，自远古到松赞干布之前，称藏族史前社会较好，因为在此之前，吐蕃地区已进入到奴隶（农奴）社会时期，由于各部落尚未形成统一民族，仍是各大部落联盟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所以其文化上差异也较大，教育也不尽相同。

总之，在松赞干布执政之前，象雄部落势力和文化占有一定优势。因此，自远古至7世纪初期的藏族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和象雄与吐蕃等松散部落联盟政权并立的初期奴隶社会，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权、文字与文化，故称为藏族的史前社会。

第一节 藏族先民原始社会的文化教育

藏族先民原始社会及其文化教育，分为原始群居、氏族部落两大历史阶段，氏族部落，又分为母系氏族部落和父系氏族部落两个时期。在部落联盟争雄时期，尤其是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强大的象雄文化及其教育，领先于雅砻吐蕃地区。

原始群居时期的文化教育，是人类最原始的社会教育，是最漫长的人类幼年时期的文化教育活动。

一、文化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同时也创造了文化。人类社会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劳动，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为了生存，必须通过劳动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衣、食、住、行的需要。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由于先民的生产能力十分低下，当时的自然条件又十分恶劣，生存条件十分艰苦。为克服自然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藏族先民就以群居的形式，构成最早的社会

形态——原始群。打制石器是先民制造工具的开始，为了人类的生存，使打制石器的技能代代相传，就出现了早期的技能教育，年长者向年幼者传授石器的制作方法和使用方法。这种实践活动，就是藏族先民的原始文化教育。

西藏定日县苏热旧石器遗址，发现了大批人工打制的石器。藏族先民用示意、示范和简单语言，传授打制石器的过程——包括选料和石器加工技能，这就是原始教育的主要内容。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先民学会用火是第一次使人支配一种自然力，从而把人与动物界分开。”因为有了火，藏族先民可以熟食，进而促进了人体和大脑的发育，促进了人的智力发展和语言创造力，以便交流思想和情感。同时，将保存火种、烧烤食物的技能，代代相传，极大地丰富了原始教育内容。后来，先民学会了人工取火，并不断改进劳动工具，活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逐渐丰富了生产生活的经验，促使文化教育的内容、形式及手段日趋丰富。除简单的生产技能教育外，还增加了衣食住行等生活经验、生活习俗、初期男女间的爱慕、群体内部的教育、群体社交活动、体美教育、崇师教育等内容。此时的文化教育活动，一般是通过长者言传身教的方式进行的。群体内部教育和受教育的权利是平等的。群体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在具体活动中自然形成的，并通过语言交流和生活实践逐步达到协调一致的。

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水平的不断发展，氏族间逐渐产生了区别，藏族先民的原始教育，也逐步发展为氏族教育形式，这是文化教育的一大进步。

二、原始群居时期文化教育的基本形式与特征

（一）原始群居文化教育的基本形式

长者和父母对幼者实施教育，多采用示范、模仿、言语指示和跟随活动等方法进行的。教育水平非常低下，教育内容也仅局限于生活

和生产经验的传授。

（二）原始文化教育的基本特征

每个群体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受教育权力；由于幼者为群体所共有，每位长者都有教育后代的义务，每位幼者也都有受教育的权力；教育，是在群体社会活动中进行的。总之，原始群居教育，既有平等、民主的先进性，又是原始、简单的低级形式，其发展历程漫长而悠远。

第二节 藏族先民氏族社会时期的文化教育

藏族氏族社会，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大历史阶段，后期还经历了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1987年5月18日，《西藏日报》（汉文版）刊登一则游记，文中提道：“在今天西藏山南隆子县马其墩乡，朵衬村的朵衬拉康内，至今仍然供奉着一个‘朵衬’，其汉意是‘石头女性生殖器’。在这一带地区还广泛流传着十万仙女遗迹的传说。”由此可见，藏族历史上确实经历过母系社会阶段，而且对人类的影响极其深刻。藏族具有崇拜女性，崇奉孝敬母亲的传统美德。

据《西藏自治区文化工作三十年》之《西藏考古三十年》中记载：昌都的卡若遗址和林芝县新石器遗址，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距今约有5000年历史。1990年12月13日，《文汇报》载文称：1990年8至9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文管会，联合在拉萨市区曲贡村发掘的墓葬——土灰坑，有成型器物近万件，初步确定为距今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上述考古资料和藏文文献，可以清楚地发现藏族先民原始社会发展的足迹。

相传，西藏最早的原始人类，分成斯、穆、桐、车、上查、楚六个氏族，或称六人种。分别居住在雅隆河谷的索塘、泽塘、沃卡久塘、

赤塘等地区,以采集野果为生。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处于早期氏族阶段。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始氏族社会进步很快,西藏社会最著名的氏族首领聂赤赞普,就出现在这个历史时期。据《藏族简史》载,当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但仍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聂赤赞普之子木至索墀及之后的三代赞普的名字中均冠以母亲的名字。木墀为南木木所生,故名木墀。另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记载,藏族地区最初有44个小王,后为悉补野、娘若、羊同、工域、达域等“二十小帮”,都各有其“王”。聂赤赞普,开始为雅砻悉补野部落首领,同时又是“六牦牛部”的赞普,号称“鵑提悉补野”,他还兼并了努帮那等小帮属民。传至止贡赞普,被属下洛昂杀死,夺去了首领权。十多年后立恰墀赞普,雅砻悉补野部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据说已能烧木为炭,炼矿石而成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做成犁与牛轭,开掘土地引溪灌溉。耕种庄稼之农事,首始于此。

金属工具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聂塞赞普时期,“始有升丰,造量具以秤粮油,贸易双方商议互相同意的价格”,生产物资交换活跃。具有较好的物质基础,达布聂塞借此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将小帮中的三分之二置于他的统治之下,本巴王、阿柴王、吐谷浑王、森巴王、昌格王、象雄王等均被制服,娘、巴嫩等亦纳入属民。^①

囊日伦赞时期,征服了奴隶制的苏毗,并乘胜占领了藏博、达布等地,成为大部落联盟的盟主。此时,原始社会开始瓦解,奴隶社会开始逐渐形成。松赞干布时期,建立了统一的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社会。

一、氏族社会的文化教育内容

随着原始群居社会向氏族社会的过渡,教育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发展。

^① 参见明代藏文史籍《智者喜筵》第七品。

（一）劳动知识、技能的教育

氏族社会早期，先民的生产劳动主要是采集和狩猎，长者对男孩进行射箭、打猎的技能教育，使其在实践中学会猎获野物的本领；对女孩进行辨认植物、采集果实的教育，并使其掌握食用的方法。

新石器时代前期，妇女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主宰，到中后期，他们主要从事采集劳动。此时的畜牧业逐渐发展，并有了农业活动。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有粟米等农作物；有獐、鹿、牛、青羊、藏原羊、鼠、兔等动物骨骼，其中含有猪等饲养动物骨骼。可见，远在4000年以前，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藏族神话《马和野马》，主要表现的就是当时家马饲养和驯化的内容。

随着农牧业生产活动的发展，教育也在不断进步。耕种、收割、打晒，取粟壳、煮饭，圈养驯化牛、羊、马等牲畜的生产、生活技能，都成为教育的内容。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农业，已经逐渐代替了狩猎经济。距今大约四五千年前，人们的住所已经相当稳定，畜牧业是当时重要的生产部门。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西藏曲贡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形规整，工艺精湛。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也很先进，不但有粗、细石器，还有微型石具。从中发现了一枚长约4厘米的主细骨针，针眼开在针尖上，类似一个纳鞋用的锥子，是全国同类遗址中仅有的一例。可见当时的陶、石、骨针制作工艺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昌都卡若新石器遗址，发现密集房区遗址一座，窖穴一处。房屋分草泥和石墙两种。石墙是半地穴式两层楼房。房内有火塘、炉灶和炉台。由此可见，远在四五千年前，藏族先民的房屋修筑和帐房制作工艺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

他们在制陶、打制石器和房屋修筑等生产过程中，开展有选陶土、修陶窑、烧陶，绘图案、花纹，选房基、屋墙材料，垒制技艺，屋顶构建，屋内器物制作等技能教育。这些教育活动，都是在实际生产实

践中进行的，从而提高了教育的效用。

（二）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教育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在氏族社会里，必须进行衣食住行、生活习惯、婚姻家庭等生活内容的教育。最先人们只能披兽皮，骨针发明后，先民们开始缝制兽皮衣，其选料与缝制方法就是重要的教育内容；另外，熟食、修建住房或搭建帐篷、骑马打猎等生活常识，都需要经过教育与实践学习才能掌握。

在母系氏族社会，实行族外婚，经历了群婚和对偶婚两个阶段。这一过程虽然缓慢，但对后世的影响却很深远。直至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在一些偏远的藏族地区，仍保留着群婚的残余，即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在民主改革之前，这类家庭在川西北牧区的唐克部落，占总户数的9%；在松藩下泥巴寨，则要占到总户数的10.4%。群婚残余之所以长期存在，主要原因来自母系氏族社会族外婚教育的深远影响。在母系氏族社会里，人人都必须尊敬母亲，维护妇女在氏族中的崇高地位，氏族成员都要爱戴妇女。在西藏等地方，“朵衬石”的存在及传说，就是有力的佐证。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男女有了明确的社会分工，男子主要从事户外生产劳动，妇女则主要在家中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于是母系氏族逐渐被父系氏族所取代，从此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制家庭。从而，又出现了开展父权制教育以及进行新的婚姻家庭观、成员关系观的教育，对新生活习惯和新风俗的教育。一般农牧民中，至今存在男子入赘女家的现象，在民众中，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生活方式和习俗教育，都是通过语言和观察、示范与效仿的形式进行的。多数是在生活、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的。

（三）原始伦理、思想和道德教育

在藏文史籍《拉达克王统世系》、《柱下遗教》、《智者喜筵》、《西藏王统记》等著作中记载：藏族远古先民，多用歌舞、神话故事、谜语、谚语等形式进行教育，通过文学、文艺形式来传授经验，传授

如何协调氏族成员之间、氏族部落之间的人伦、思想、道德关系。《世界形成歌》、《什巴宰牛歌》等神话传说，反映了藏族先民们对世界起源的认识及对自然演变的看法；《西藏人种之由来》，通过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当初对人种起源、性道德意识和善恶观念的认识与教育内容。神话传说《青稞种子的来历》，通过对英雄阿初的颂扬，表达了作者对聪慧、勇敢、善良和无私等美德的褒奖。流传于四川阿坝藏区的神话故事《洪水泛滥，姐弟成亲》，则集中反映了原始社会血缘内婚制的婚姻道德观念与习俗。《蛋生英雄》的神话故事，同汉族《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同属一类。传说描述的是在太极之初，一位英雄出生于一个由五种宝物构成的蛋中。他刚从蛋壳中孵化出来，便形同猛兽，手脚坚硬，具有勇猛有力的英雄气概。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力量和勇武的崇尚。

藏族古代先民，为自己塑造的理想人格形象，反映了当时广大藏族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好愿望。

藏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在远古时期已初露端倪。这说明教育对藏族先民人伦思想、道德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始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生活资料实行平均分配，从而产生了集体、平等等观念。敬重长者和氏族首领是自发自愿的。在平等的生活、生产劳动中，自然形成了同甘共苦、尊老爱幼等习俗与传统美德。

（四）原始宗教文化教育

原始社会早期，藏族先民崇拜自然，便产生了原始宗教，称其为“本教”。根据《西藏王统记》载，早在布德贡赞普时期，已有巫字本教，东巴辛绕就是著名的本教大师。象雄为本教的发祥地。自本教“前宏期”始，由象雄开始向外传播，聂赤赞布时期，传到雅隆部落。聂赤赞普，还专为其修建了雍仲拉孜寺院，以迎请本教师来此传教。本教处于极盛时期。藏族先民的原始宗教教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信教，崇拜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山川树木；崇拜祖先，信奉女神；崇拜巫术，占卜吉凶，习诅咒；尊奉本教的“善事规范”，